

百村调研

第24期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

2011年6月28日

田陌上的绽放

一团（湖南平江）3组 国土资源部财务司 范其乐

题记：厅堂里争奇斗艳的群芳和田间小路上盛开的花朵究竟谁更美丽？

芦洞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弯弯曲曲的水渠中流淌着的是清澈的山泉，笼着薄雾的青山环绕四周，透着些许水墨般的苍劲。五六步宽的乡村公路，依着地势向远处延展开来。路的两旁是各式的民房和一块块已插满嫩绿秧苗的水田。黑色、黄色的土鸡在房前的土坡上一啄一啄地觅食，民房旁低矮的木棚中不时传来一声低沉的牛叫，不知谁家的黄狗摇着尾巴迎面跑来，好奇地打量你一会后就又匆匆与你擦“腿”而过向前跑去。

打着雨伞，背着书包上学的女孩子会客气地跟你打招呼：“叔叔好。”当你举起相机想记录下这些可爱的小脸庞时她们却又嬉笑着害羞地跑远了。胆大外向些的男孩看见你手中的相机会跑过来，仰头用期盼的眼光望着你，“给我照一个喽？”然后摆一个很夸张的造型让你拍照。胆小些的则会匆匆从你身边跑开，留下一个小小的背影，嘴中或许还嘟囔着“茄子”。

一个陡坡下去，在那微微有些收窄的村路旁边，有一座宽宽的两层高的小楼，那就是芦溪小学，这个山坳里唯一的一所小学。楼前那半人高中间开口的铁栅栏和这座小楼基本构成了整个校园。

路上，不时有轰鸣的农用三轮车或大声鸣笛的摩托车飞快驶过。马路那边圆拱形大门后的村委会大院似乎就是孩子们的天堂了。跳绳、滚铁圈、羽毛球抑或追逐打闹，一个个都玩得不亦乐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给这沉寂的山谷增添了些许生气。对面的教学楼上，一个拄着栏杆，比孩子们高出许多的纤细身影进入了我的视野。应该是个教师吧，我猜。但她又有些过于年轻，脸上依稀还透出些清纯和稚嫩。当我想远远地拿相机记录下这面孔时，却被她发现，转身轻轻走开了。

幸好上午我们组织了和孩子们的活动，在孩子们进入村会议室时，我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她忙着护送着孩子们进教室，又安排孩子们在那并不宽敞的房间里一一坐下，时而还帮孩子整整脖领，正正胸前的红领巾。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打量这名年轻的女教师。浅蓝色的印花T恤外面套了件带帽子的嫩



黄色小开衫，蓝色的牛仔裤下是一双俏皮的分别印着卡通男孩女孩的白色平底小鞋子。微微烫过的长发扎在脑后，随着她的运动而左右摇摆。当我再次试图拍照时却又被她发现，她有点不自然地低下头侧过脸去，继续安排孩子们就坐，长长的头发帘垂了下来，轻轻遮住了些她略显瘦削的脸。

活动结束后我们的组员随机提问了几个小朋友最喜欢哪位老师，被问到的孩子都说喜欢她。有的说她年轻漂亮，有的说她讲课生动，寓教于乐，印象深刻。而那个刚才还嬉笑着让我拍照的小男孩则抿起嘴，严肃地对我说：“因为她很温柔。”

对承担这份艰苦职业的年轻面孔与这朴素村庄多少有些不匹配的青春装束和如此深受孩子们爱戴的好奇最终驱使我提出对她进行访谈，犹豫片刻后她接受了我的请求。

她就出生在这个山坳中，在她出生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她的弟弟、妹妹相继出生。“我是老大。”她不无自豪地笑着对我说。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给了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压上了沉重的负担。关于小时候的事，她说已记不得太多。印象中只有父母把他们锁在家里，出去干活。而幼年的她就开始“肩负”起了照顾小孩子的使命。

那时候，芦溪小学尚有五、六年级，作为离她村庄最近的学校，她小学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芦溪小学度过的。“这里也是我的母校啊。”她说。小学毕业后，她到几里外的乡初中读书，由于交通不便，父母每天给她五角钱坐专门运送孩子的小面包车上学。而她儿时最美好的记忆莫过于和邻家小姐妹们省下这五角钱买瓜子吃，然后一同步行回家。那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上，留下了儿时的许多欢笑。她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很轻松，嘴角不时闪过甜美的微笑。

初中毕业，她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但三个孩子的负担让这个家庭步履维艰。为了保证让弟弟妹妹都能上学，父亲给她选择了师范学院急需招生的幼教专业。五年的大专不但缩短了她的求学时间，能尽早参加工作，而且高等院校的补贴或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这样，这个花季中的姑娘来到了省城长沙，开始了她新的生活。“当时初中，只是个小孩子，不晓得什么，我爸爸给我选了这个地方，我就去了。”她低下头，停了一小会儿，又抬头说：“或许当时能上高中就会好一些吧。”面对这个问题，我迟疑了，我没有抬头，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些什么，或许这个问题本就不

需要回答。沉寂了一会，我用下一个提问结束了这个尴尬的问题。

提起大专时的母校，她显得神采奕奕。抬起头看着我，用平缓的语速对我说：“湖南第一师范，”顿了一下，又说：“毛泽东。”作为给我加深理解的补充。看到我的惊讶，她笑了，又补充道：“中央台有个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看过不？那就是在我们学校拍的。”望着不住点头的我，她抿了抿嘴，又加了一句：“我们学校挺漂亮的哩。”

在大学期间，她的学习成绩很好，系里同学们有问题都向她请教。或许是她那种温和与质朴帮她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人缘，同学们都认为如此出色的她，将来肯定会去某个大城市工作，“那样子发展空间好像会大一些。”她说。

毕业了，她与同学们相约去广州，已经在广州扎根的叔叔会是她很好的依靠。21岁的她对未来有很多的憧憬。就在她买好火车票准备南下广州的前几天，父亲打来电话，说她们县招考小学教师，让她回家考一下。父命难违，她只好把火车票转给其他同学，回家应考。但这张火车票的放弃却让她失去了奔向大城市的最好机会。

她考中了。

同考的还有本县其他几个同学，但她是唯一考中的。不知道乡里是怎么知道的，管教育的领导直接去县里把她要回到村上教英语。缺少英语教师的芦溪小学上下当然是大快人心。更高兴的是她的父母，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对家里是一个很好的照应。但这个消息对她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本以为最差是会到乡里学校当个老师的，谁知道最后竟然还是回到了这里。”她皱着眉对我说。“想没想过不来？”我追问。但她对我这个问题有些不解。“有没有想过虽然考上了，分配不好就不来了？”我补充解释道。“没有想，让来，就来了。”她摇着头对我说。

刚来到这里，她情绪是很低落的。但“教师”这份工作又让她逐渐从失落中走了出来。孩子们对这个漂亮年轻的小老师很好奇，“小孩子很热情的，都问你是哪里人啊什么的，呵呵。”她笑着回忆。“喜欢孩子？”“嗯，喜欢，跟他们特别开心。”“那您觉得教师这个职业怎么样？”“挺好的，跟孩子们待在一起，感觉心情很好。”说到孩子，她很健谈，心情也愉悦起来。刚来时可能是学校为了锻炼年轻教师，给她安排了很多课，英语、数学、语文、音乐、美术、体育……只要是课表里

有的她都教。虽然很辛苦，但她回忆说很开心，然后又给我介绍每门课是怎样教的。听说下节就有她的课，我要求旁听一节，但下节课是语文课，想尽力展现出最好一面的她问我是否有时间等她讲英语课时再来，但当听到时间不允许的答复后，她很遗憾地撇了撇嘴。

谈到教育，她向我道出了许多问题。农村消息闭塞，信息不畅通，没有网络，许多资料还要到乡里去查。教学所需的素材是村里小小的书屋所远远不能满足的。有时候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没有办法查，阻碍了学生求知的积极性。而缺乏继续教育，只是日复一日的依靠经验去教学，老师的教学技能也不能得到很好地提高……说到这里，她表现得很忧虑，轻轻地咬着嘴唇，无奈地摇着头。

当问到现在当老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我得到了一个很意外的答复：找对象。一起笑过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村的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了，学校里的年轻老师就她一个，而附近又没有其他的学校，即便是有又不一定会有年轻的男教师。据她说学校的校长、父母和朋友都在积极为她寻找，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后来同小学校长交流中我了解到，她属于公办教师，户口在城市，而她日常生活的地方又在这个山区里的农村，所以无论是在农村找还是在城镇找都是很困难的。因为父母的压力，年初她曾提出过想调到镇上去教书，但她走后学校就又没有英语教师了，经过校长的劝说，她还是最终留了下来。在长沙的一个公司里，还有一个一直爱慕他的男同学，经常和她联系。“也不是很喜欢他，”她低头笑着说，“再说也太远了，不可能的。”

为了缓和气氛，我转换了话题，问她既然交通不便，平时买书、买衣服都去哪。“长沙。”她抬起头闪着眼睛对我说。发现了我的不解，她解释说因为长沙比较熟（我忽略了她在长沙生活五年，俨然半个长沙人的事实），而且许多很要好的同学都在那边工作。问起工作，她许多朋友都在外面，同学里面回乡教书的就只有她一个人。有的同学在广州的私立学校教英语每月已拿上了五千多的工资，也有的同学考上了公务员，到了机关里做事。而她的工资是每月1150元，算上年底的补助每年不到两万，还要供弟弟妹妹上学。

说到弟弟妹妹她很自豪，弟弟（复读一年）

仍在重点大学长沙理工读本科，妹妹已经医科大学毕业正在实习。“一家里出三个大学生我们这里好少的。”她自豪地说。但当讲到她用辛辛苦苦每月1150元的工资供弟弟妹妹上学时，她连忙笑着打断了我，强调她只是出了一部分，父母也有承担。

“想没想过回长沙？”我问。“想过，”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本来也考过研的，但是没考上，”她遗憾地摇摇头，“也不打算考了。”“为什么呢？”我追问。“感觉环境也有点……不像在大学里的……”“没有机会回去了？”“也不是没有机会，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她轻轻摇着头。“像自己孩子一样？”我问。“嗯，是的，有感情哩，现在。”她笑了。“那是想一直当老师，还是有机会再……”我话没说完，“嗯，老师我会一直做下去，挺好的。”她看着我说，在她的眼睛里我似乎读出了一种坚定……

下课的铃声打断我们的谈话。还有十分钟，她就要走上讲台了。为了不打扰孩子们上课，我决定结束这次访谈。我忽然想起我们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于是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她有点不知如何回答，我便把问题具体化：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将会是你最开心的。“结婚喽。”她简练地回答，而后就咯咯地笑了，我也笑了。但这笑中多少含着些许苦涩和无奈。

上课铃响，我和三十多个孩子们一起，准备聆听这位英语教师的语文课，课文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上课前预备的板书上，有这样一个句子：“董存瑞是一个____的战士。”孩子们根据课文，从每一段中总结着：董存瑞是一个机智的战士、董存瑞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董存瑞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我不禁套用这个填空来总结她，她又是怎样一位教师呢？发现答案很多很多……

下课了，我和同学们一齐起立，喊“老师再见！”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访谈归来，走在悠长的村路上，打着伞低着头沉浸在思考之中。忽然，田间一抹鲜艳黄色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山风的摇曳和雨滴的击打并没有阻止它的绽放。它开得是那样朴素、自然，却又是那么的绚烂。虽然生在田间，少有人注意，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它对美的诠释。

农村是美丽的，美丽在哪儿呢？在远山、在农田、在小溪……当然也在这些路边点缀着的花朵中。它们同样成就了这乡村的美。它，生于田间，

生于农村，生于这片最朴素的土壤，它并非华贵的品种，也没有经过多少精心的栽培，但它却是最自然的绽放。

它在田陌间，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到它的美丽，但它依然在绽放，绽放为谁？为它自己，当然也为农村，这片生它养育它，供它成长的土地。

贴在墙上的梦想

十团(河南安阳)1组

国家开发银行 梁莹
国家知识产权局 陈春晖

一张张鲜红的奖状，一个个相同的名字，贴满了屋子的三面墙壁，映亮了我们的眼睛，更震撼了所有一组成员的心灵。走进石板岩乡郭家庄漕水自然村石兴亮家，我们感受的不是贫穷的辛酸，不是病痛的无奈，而是对未来热切的憧憬与执着的坚定。

石松艳，石松芳，一对石家的小姐妹，是村坊四邻交口称赞的好学生。她们目前均就读于林州一中，方圆百里最好的一所重点中学。姐姐石松艳正全力备战中考，妹妹石松芳则临近初二的尾声，恰好在周末回家期间碰到了我们。姐妹俩不仅学习成绩优异，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三的位置，而且体育、文艺、品德样样出众。几年来，家里堂屋的墙壁成了她们在校优异表现的展示板，从起初的零星散落到如今的满满当当，一张张奖状从山那边的学校飞入这户普通的农家，成为了百里十乡最美丽而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如此闪亮的光环，其实笼罩在一个经济处于贫困边缘、劳动力极为缺乏的四口之家。一家之主石兴亮小时在一次事故中便失去了自己左手的四根

手指，前不久帮别人盖房的途中又不慎跌落摔断了左腿，现在卧病在床，无法务农务工，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妻子的身上，靠仅有的两亩地来维持日常家用和孩子的学费。当问到：“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们得到了惊人而一致的回答，令在场的每个人都深受触动、备感振奋。羸弱黝黑的父亲说：“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女儿读大学！”瘦小寡言的母亲说：“孩儿都争气，学得好，我再苦也愿意。”小芳腼腆却坚定地说：“我想和姐姐你一样，上北大！”他们的目光如此热切，语调格外激动，身处其中，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被感染，心中仿佛洒满了幸福的阳光，温暖而柔软。

这样的家庭，是我们这次访谈中见到的第一个，相信绝不是仅有的一个。那些墙上的奖状，承载了全家人的梦想。他们的梦想简单，朴素，却真挚，顽强。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知还有多少小艳小芳，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方向。我们或许无法彻底扭转他们窘迫的现状，但至少可以尽绵薄之力，为他们的梦想之舟护航！



报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共青团中央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分送：“百村调研”总顾问单位领导及顾问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分管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

来稿请发送：gjjgtgw@yahoo.com.cn 传真：62168683 联系人：魏皓阳 82190648
相关信息请关注“最爱共青团”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ygjgtgw>